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六十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俠

# 五禮通考卷六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 吉禮六十八

### 宗廟制度

周禮天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鄭司農云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

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黄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于此矣禕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

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服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　疏王之吉服有九韋弁以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案内宰云祭祀祼獻則贊天地無祼言祼惟宗廟又内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于外神不與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若然哀公問云夫人為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司農云褘衣畫衣也者先鄭意褘衣不言狄則非翟雉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又引祭統者彼據二王後夫人助祭服褘衣與后同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狄是翟羽故也云鞠衣黄衣也素沙赤沙也者先鄭意以素沙為服名又以素沙為赤名義無所據故後鄭不從之玄謂狄當為翟者破經二狄從

翟雉之翟也伊洛而南以下至曰揺皆爾雅文玄引此者証褘褕為雉也又云翬衣畫翬者以先鄭褘衣不言翟故增成揺狄畫揺者亦就足先鄭之義云闕翟刻而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翟而加闕字明亦刻繒為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云此三者皆祭服者對鞠衣以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揺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鄭言此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為二與王祀先王袞冕先公鷩冕同差羣小祀王玄冕故后服闕翟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者漢時有圭衣刻為圭形綴於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綴於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也

鄭氏鍔曰天子六服有章數之殊備物而尚文王后三服無章數之異守一而尚質惟其尚文故日月山

龍而下有鷩有毳其物十二惟其尚質故純用狄而已以王服之章十二推之則后服六刻十二以為飾何則文質雖殊而合體同尊法天之大數也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　疏上言王后六服此論外内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以下三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為裏故云素沙也鄭必知九嬪以下服鞠衣以下者但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以下服亦三等故也云外命婦者此約司服孤絺冕卿大夫

同玄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以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臣之妻也但司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若然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緣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鞠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無孤之國則卿絺冕大夫玄冕其妻皆約夫而服此三等之服其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是以此外命婦服亦得與諸侯臣妻服同也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者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揄狄是以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注夫人三夫人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毳冕玉藻君命屈狄據子男夫人則三公

之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定三公夫人又無正文故總云乎以疑之也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夫人亦闕狄唯二王之後褘衣者玉藻云夫人揄狄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鄭必知侯伯夫人揄翟者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並是子男之國闕翟既當子男夫人以上差之侯伯夫人自然當揄翟二王後夫人當褘衣矣案喪大記云復君以卷注云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衮冕其妻亦得服褘衣矣此注直云二王後不云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毳冕夫人服闕狄不定故不言若然喪大記注云公之夫人容三公夫人兼二王後夫人矣明堂位云夫人副褘是魯之夫人亦得褘衣故彼鄭注副褘王后之上服惟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注亦含有九命上公夫人與魯夫人同也

蕙田案九嬪服鞠衣若中宮無后以九嬪中賢而長者攝行后事當服闕狄也侯伯夫人得服揄狄而王朝三公之夫人止服闕狄以近尊而降也葢亦如公卿大夫之服其出封皆加一等矣

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 疏祭祀共三狄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時

詩鄘風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

也　箋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　疏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為長

何氏楷曰翟山雉尾長者取以為衣名郝敬云闕狄喪大記作屈狄栖伏曰屈狄有揄屈猶袞龍有升降也鄭玄云三翟以翟雉之形為飾不用真羽展玉藻作襢說文作襄云丹縠衣也毛傳亦云禮有展衣者

以丹縠為衣與說文合當從之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當作褖御於王之服色黑此后六服也又案鄭司農謂褘衣玄揄狄青闕狄赤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而孫毓以為褘衣赤闕狄黑展衣赤其揄狄鞠衣褖衣同俱未詳所出姑兩存以備考此翟依鄭說則揄狄闕狄也與上章言副皆祭祀之服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

衣緆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　疏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縠為之以文與緆絺相連嫌以絺為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葛為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緆也言細而縷緆故箋申之云緆絺絺之蹙蹙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詩謂緆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

何氏楷曰案周禮六服之外原有素沙鄭注謂素沙為六衣之裏據雜記云復用素沙其非衣裏明矣所謂蒙彼緆絺乃展衣上加緆絺蒙之即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即白紗所以加於衣上者尚絅之意古婦人

盛服以薄綃蒙於外凡繒薄細者皆稱絺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

蕙田案何氏釋素沙之說近是

禮記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注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于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疏褘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鄭注内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

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於王之服闕狄赤揄狄青禕衣玄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鄭注以經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為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為兩解之也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禕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

陳氏禮書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

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耦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為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為狄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褘而已三狄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賈之徒謂褖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

金生於土故鞠衣黄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褘衣玄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褖衣雀靈恩謂王后三狄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

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狄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狄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黄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内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纁者陰之上達禒則循禒之也燕居及御於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為循禒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禒衣者

周官内司服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為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然記言士褖衣則明婦命眂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葢子男之夫人闕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褘衣記稱夫人副褘是也再命鞠衣則上

公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禒衣而改褘為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褘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褘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禒衣之袂不侈

若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或作稅　疏女君謂后也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受后之命故云君命屈狄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狄也褘衣是王后之服故鄭知當為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也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之妻也

儀禮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　疏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内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注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者案彼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又云衣褖衣者服次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褖衣助祭之服也

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衣玄衣以綃為領

因以為名且相别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纇黼在其後注女從者謂姪娣也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纇禪也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于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　疏注云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者以士妻言被明非常故知大夫之妻刺之常也但黼乃白黑色為之若於衣上則畫之若於領上則刺之以為其男子冕服衣畫而裳繡繡皆刺之其婦人領雖在衣亦刺之矣然此士妻言被禪黼謂于衣領上别刺黼文謂之被則大夫以下刺之不必被之矣

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東面注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有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

助祭者同服也　疏云纚者謂若士冠禮廣終幅長六尺笄安髮之笄非冠冕之笄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若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云凡婦人助祭同服也者經及記不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故知同服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　注被裼讀為髮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今文錫為緆　疏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裼者此被錫侈袂與主婦同既一人與主婦同則其餘不得如主婦當與士妻同纚笄綃衣若士妻與婦人助祭一皆纚笄綃衣以綃衣下更無服服窮則同故特牲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是也

禮記雜記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注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沙縠為裏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沙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褒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 疏袍制謂通衣裳有表有裏故云皆袍制不禪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喪大記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士妻以稅衣注上公以褒則

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其世婦亦以禮衣　疏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世婦以襢衣者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

陳氏禮書褖衣纁衲素裏色紫無雉餘同禕衣制　士褖衣赤衲素裏色紫無雉餘同禕衣

爾雅曰赤緣謂之褖內司服言緣衣玉藻言褖衣士喪禮襲服亦言褖衣雜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稅衣則緣褖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褖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

禮曰黑衣裳赤緣謂之禒禒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陳三服玄端皮弁服爵弁服有玄端無禒衣士喪陳三服爵弁服皮弁服禒衣有禒衣無玄端則禒衣所以當玄端也然玄端之裳三禒衣連衣裳玄端無緣禒衣有緣此其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鄭氏曰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丈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蓋丈夫禒衣緣以赤婦人禒衣緣以纁古文禒為緣鄭氏亦曰禒之言緣而引爾雅

赤緣之文以釋士之褖衣則褖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閒之色異耳賈公彦曰爾雅釋婦人褖衣鄭氏以士之褖衣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而證之此臆論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袡鄭氏曰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復衣不以袡明非常也然純衣褖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袡則明凡褖衣皆有袡也孰謂袡特為昏禮施哉　宵衣

染之以黑　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少牢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鄭氏釋昏禮曰宵讀為素衣朱綃之綃綃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為領釋特牲謂其繒曰宵染之以黑記有玄宵衣釋少牢曰被錫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夫人妻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

侈者葢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玉藻士褖衣或作税衣曾子譏子羔之襲税衣纁衻
則女次純衣纁衻者褖衣也昏禮之姆特牲禮之主
婦皆纚笄宵衣則宵衣不以純矣少牢禮之主婦與
贊者一人被錫衣侈袂則錫衣非宵衣矣玉藻曰王
被衮士昏禮曰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頴黼孟子曰
被袗衣則被者服之也不特首飾而已鄭以被為首
飾以少牢之被錫為髲鬄以詩被之僮僮為髲鬄誤

矣不特此也釋追師則以侈袂為侈祿衣之袂釋少牢則以侈袂為侈宵衣之袂釋昏禮謂姆宵衣以綃為領釋特牲為主婦宵衣以綃為衣禮文殘缺鄭氏自感學者據經可也禮有錫衰錫冪史有阿錫錫布之細者也少牢大夫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不亦宜乎若助祭之類則申上服内司服曰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凡命婦共其衣服鄭氏謂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

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然則諸侯之卿大夫妻以禮佐夫人葢亦視此玄袗玄衣<sub>顈黼</sub>黑 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顈黼在其後鄭氏曰袗同也顈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也然論語曲禮皆曰袗絺綌孟子曰被袗衣則袗設飾也說又曰聚縧也枲屬顈與聚縧通用則袗玄

者設飾以玄也纇黼者纇枲為領而刺黼也從者畢袗玄女與姆之衣玄可知從者纇黼則女與姆之領不以枲可知袗玄而黼領此表衣耳與黼領之中衣異也士冠禮主人之兄弟與昬禮婦人從者均於畢袗玄鄭氏以袗為同曲禮曰袗絺綌鄭氏又以袗為禪是自戾也

又景衣〈白〉聚衣〈白〉士昏禮女次純衣乘婦以几姆加景乃駈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

壐令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乗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褧也景以禦壐褧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為褧則景蓋亦禪歟衣錦尚褧夫人始嫁之服庶人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

蕙田案禮書辨正注說皆可從

又曰緣爾雅曰緣謂之純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

邊廣各寸半曲禮又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素縁司几筵莞筵紛純繅席畫純次席黼純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袘謂縁袘之言袘以緇縁裳象陽氣下袘女次純衣纁袡袡亦縁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縁其交象陰氣上任也既夕禮明衣縓縁緆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士冠禮黒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既夕禮服屨白絇攝縁也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縁邊也又曰童子緇布衣錦縁雜記韠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在旁

(曰紕在下曰純)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袡(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史曰襈
襈(襈緣也)古者衣裳冠帶韠屨席有緣而純袉紕緆
袡襈攝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深衣之緣錦青
若素長衣之緣素爵弁纁裳之緣緇明衣之緣縓緇
中衣黼領之緣丹朱童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褖衣
緣纁(周禮緣衣作褖衣)屨之緣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
緣或玄華席之緣或紛或黼或繢韠之緣爵與素玄
服之緣白絇其他不可考也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練

衣黃裏縓緣既祥然後縞冠素紕大夫去國徹緣以喪禮處之也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為妻亦麻衣縓緣以父厭殺之也

蕙田案以上后祭服及后以下之服

周禮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注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

所謂髮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内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内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于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綃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侈袂褖衣之袂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　疏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成法若縫人掌縫衣别有司服内司服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共掌男子首服也後鄭不從者此追師若兼掌男子首服亦當如下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兼王為文今不云王明非兩官共掌此直掌后以下首服也桓二年臧哀伯云衡紞紘綖則據男子之衡引證此者司農意男子婦人皆有衡後鄭意亦爾但後鄭于此經無男子耳

副者是副貳之副故轉從覆為蓋之義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繇動案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于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也云服之以從王祭祀者鄭意三翟皆首服副祭祀之中含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總言之也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褖衣而云次則褖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一者以禮朝見于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褖衣首服次接御見王則褖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云唯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以下差別則衡笄惟施于翟衣其鞠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

紞紘綖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故鄭云唯祭服有衡也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是臣之紞懸以瑱則知婦人亦有紞以懸瑱也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者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明言紞為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為橫既垂之而又得為橫者其笄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為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為從此衡則為橫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云內外命婦自于其家則亦降焉知者大夫妻服褖衣首服編士妻服褖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特牲云主婦纚笄綃衣少牢云主婦髲鬄衣侈袂但大夫妻侈袂為異又不服編故知自于其家則降是以即引少牢為證耳

何氏楷曰王之祭服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

首服皆副可知

王氏昭禹曰后之服六首服有三益以一當二副配褘揄編配闕鞠次配展褖

陳氏禮書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左傳曰衡紞紘綖昭其度也鄭司農曰衡維持冠者鄭康成曰王后之衡笄皆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孔頴達曰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則天子之

衡亦玉諸侯以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繼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繼以紘是衡有紞笄有紘也　副者翟之配以配褘翟則禮所謂副褘是也以配揄翟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褖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為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為髲髢云者蓋有傳然也莊子曰禿

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以為呂姜髢説文曰髲益髮也益髢所以益髮而鬒髮者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者不特髲鬄也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髲鬄也鄭氏皆以為髲鬄非是　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纚笄也觀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

妾而歷欲笄之其可乎葢古之為妾者不笄士姆纚笄亦攝盛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此不可考　纚緇色内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男女未冠笄者盥漱櫛縰拂髦總角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寸贊者坐櫛設纚賓坐正纚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鄭氏曰纚今之幘梁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髪而結之葢櫛以理髪而後纚以纚為紒然後笄古之言纚笄者未有先笄而後

纚也

蕙田案副編次三者皆用髪為之副為首飾之上而名副者葢既以己之髪為髻復别用髪為首飾以加其上有貳益之義故名副也用以配褘衣故記言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又以詩副笄六珈推之諸侯夫人揄狄而首服用副故先儒謂揄狄闕狄皆以副配也但副既以配三翟其制亦宜有三等之别如用玉

加于副以為飾謂之珈侯伯夫人揄狄之副用六珈則王后褘衣之副其珈必不止六而闕狄之副其珈又當降殺如王五冕之旒有等級之辨也編次舊說編列髮為之用以配鞠衣展衣次次第髮長短為之用以配褖衣追王昭明謂以纚作髻如椎特牲禮所謂主婦纚笄宵衣士昏禮女次純衣姆亦纚笄宵衣女從者畢袗玄纚笄康成云王后之燕居

亦纚笄總是也衡笄皆嚳也長大者為衡短

小者為笄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

有衡横貫副上兩旁以紞懸瑱大夫士之妻

笄用骨角士冠禮有設纚設笄之文左傳有

衡紞紘綖之語則追衡笄三者男子亦有之

其與婦人異同之制不可考矣

詩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傳被首飾也　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

事禮記主婦髲鬄祭祀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鬄其威

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　疏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鬄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裼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髲鬄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鬄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裼為髲鬄者以剔是剪髮之名直云被裼于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髲鬄鬄剔髮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髲鬄也定本作髲髢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則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褖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祀宜與見君相似故緣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

視濯溉蓋展衣否則禒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袂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為侈禒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説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為侈禒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禒衣之袂此主婦髲鬄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

朱子集傳被首飾也編髮為之

嚴氏粲曰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

人得禕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狄以下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以為或作商時故與周禮異

鄘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　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疏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鬄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故云所謂髮鬄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埀

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加于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步摇之上飾也步摇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

朱子集傳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

何氏楷曰副者祭服之首飾毛傳云編髮為之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飾為副編次追衡笄副以覆首為之飾編者編列他髮為之次者髲他髮而次第其長短與巳髮相合為紒追者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為衡笄即詩追琢其章之追衡笄鄭玄以為二物其制皆以玉為之謂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孔氏以左傳衡紞紘綖證之謂紞與衡連文以横貫為横此衡垂在兩旁當耳據人身而言豎

為從則此衡為横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愚案如孔說大是强解左傳雖衡紞連言然自是兩事如下文言紘綖紘是纓從下而上者綖是冠上覆之玄布何相涉之有且衡之與副既言垂於副之兩旁何得名衡據鄭衆杜預解衡但謂維持冠者愚意左傳言衡直是指筓而周禮衡筓連文亦正謂筓横貫在頭上故名之謂衡筓耳男子之筓以維持冠婦人之筓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筓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筓以玉故

知后與王同也侯夫人無考珈説文云婦人首飾毛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别尊卑鄭箋云珈之言加也孔云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縣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摇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之有六據此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季云笄本婦人之常飾唯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妻所無也錢氏云今人步摇加飾以珠飾之少者六多者倍蓰至三十六據詩云六珈然則古玉數

凡六也案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疑未必古制也

蕙田案何氏以衡即笄駁注説甚是

禮記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注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

揄翟而下　疏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于阼階夫人立于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鄘風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于副上引周禮追師証副是王后首服衮周禮褘衣揄狄闕狄等皆是后之所服褘衣則后服之上者故鄭云褘王后之上服也

陳氏禮書阼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于阼法陽之道夫人于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衮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褘衣以從王祭祀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

以爲二王之後誤矣

蕙田案禮書駁鄭氏褘衣爲二王夫人之服亦是

祭統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疏純冕純亦緇也冕皆玄上纁下其服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褘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然下文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

方氏慤曰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與明堂位所言同義于夫人言副褘則君純冕者衮冕也

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周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為純冕者以此衮冕副褘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耳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服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褖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褘則天子之所獨猶衮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褘衣為正故經未有言副揄屈者止曰副褘而已

蕙田案以上后首飾

右王后服飾

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注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襌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于複今人言屨以連于襌俗易語反與舄屨有約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玄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約繶純素積白屨緇約繶純爵弁纁屨黑約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詩云王賜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作約聲之誤也約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約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約者王白舄之飾

言繶必有約純言約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黄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約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裡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約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

疏云掌王及后之服屨者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是以追師與弁師男子婦人首飾服各别官掌之屨舄在下卑又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云為赤舄以下謂掌而營造之故云為也赤舄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狄之舄也黑舄者天子諸侯玄端服之舄赤繶以下云繶云句者欲言繶約以表見其舄耳赤繶者是天子諸侯黑舄之飾黄繶者與婦人為玄舄之飾也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為白舄之飾凡屨舄皆有約繶純三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屨舄故多舉一邊而言也素屨者大祥時所服去飾也葛屨者自赤舄以下夏

則用葛為之若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用葛與皮故也云著服各有屨者屨舄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服也下謂底複重底重底者名曰舄禪底者名曰屨無正文鄭目驗而知也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者言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絛于其中言絇謂屨頭以絛為鼻純謂以絛為口緣經不云純者文畧也云皆繶緇純者葛屨皮屨皆有繶也緇純純用緇則繶絇亦用緇色也云玄端黑屨者凡玄端有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今云黑屨者據裳為正也云青絇繶純者屨飾從繡次也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為裳故白屨也云緇絇繶純者亦飾從繡次也云爵弁纁屨黑絇繶純者鄭云尊祭服飾從繢次言云王吉服有九者則司服六冕與韋弁皮弁冠弁是也云舄有三等者謂赤舄黑舄白舄也云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者經先言赤舄是舄中之上是六冕之舄也引詩玄衮者冕服皆玄上纁下而畫以衮龍云赤舄者象纁裳故也引之

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舄赤舄為上也云下有白舄黑舄者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案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韎之赤色韋為之今以白舄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注及聘禮注韋弁服皆云以素為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舄配之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白屨即與皮弁素積白屨同今以黑舄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皆玄冠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屨若玄端之裳則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舄有三等玄端既不得與祭服同赤舄若與韋弁皮弁同白舄則黑色無所施故從上士玄裳為正而黑舄也大夫玄端素裳亦從玄裳黑屨矣云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者以王舄有三后舄不得過王故知后舄

亦三等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舄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以三等之舄配之玄舄配褘衣則青舄配搖翟赤舄配闕翟可知云鞠衣以下皆屨耳者后服三翟既以三舄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舄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云句當為絇知者以此屨舄無取句之義案士冠禮皆云絇故知當為絇云絇繶純同色者案士冠禮三冠絇繶純各自同色故也男子有三等屨舄婦人六等屨舄故雜互見之明其衆多也凡云舄之飾如繢之次者無正文此約皮弁白屨黑絇繶純白黑北方為繡次爵弁纁屨黑絇繶純黑與纁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為繢次也以此而言則知凡舄皆不與屨同而為繢次可知云言繶必有絇純言純亦有繶純三者相對者以士冠禮三冠各有絇繶純故知三者相對但經互見故各偏擧其一耳云凡屨之飾如繡次也者亦約士冠禮白屨黑絇繶純之等而知也云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者此據婦人之屨

鞠衣以下之屨故有黄屨黑屨也以屨從繡次為飾故知義然也云約為之拘著于舄屨之頭以為行戒者鄭注士冠亦云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拘取自拘持為行戒者謂使低目不妄顧視也云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者服冕謂后以下婦人也

訂義湯氏曰禪下曰屨複下曰舄凡舄之內必有屨屨外有加舄故云複也屨之與舄理宜同色亦猶裳之與屨同色也周人衣服大概三色玄青黑緇之類為一色白素之類為一色纁赤黄之類為一色此三代所尚纁赤周也白素殷也青黑夏也纁赤為上白素為中青黑為下故儀禮爵弁纁裳皮弁素積玄冠玄端三服相次等而上之六曰玄冕五曰絺冕四曰毳冕絺麻衣毳罽衣也詩曰毳衣如璊麻衣如雪三色相次亦可見矣但周人盛服不用白素故舄無白者自漢明帝時諸儒誤讀尚書始為山龍華蟲十二

章之飾而冕服始皆玄衣纁裳故鄭康成謂冕服皆赤舄宜檢周禮注先鄭後鄭不同處仍以後漢輿服志參考之知漢儒衣服非復周制康成蓋時學耳

王氏詳說曰鄭氏于追師其說皆可取若夫屨人其說鑿矣且玉藻所謂享天子諸侯衣服冠佩等制甚詳未嘗及舄屨不過曰在官不俟屨又曰童子不屨絇又曰弁行剡剡起屨又曰退則坐取屨而已鄭氏以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纁屨之文以意解而廣之夫士之冠禮其可為王與后服屨之禮乎漢儒之禮其可執以為周公之禮乎謂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六皆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則黑舄謂后之吉服有六祭服之三褘衣則玄舄揄狄則青舄闕狄則赤舄何祭服之多而舄之少耶何后服之少而舄之多耶謂后之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何王之屨絕無而后之屨有許多耶況經有赤舄黑舄而已鄭

氏乃有白舄玄舄青舄焉經有素屨葛屨命屨功屨散屨而已鄭氏乃有黄屨黒屨白屨焉經有赤繶黄繶而已鄭氏乃言繶必有絇純言絇必有繶純三者相對焉又以舄之飾如繢之次以屨之飾如繡之次不知又自畔其說且既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今以白屨黒屨為屨之飾如繡之次又以纁屨為舄之飾如繢之次是以纁屨而纁舄又以爵弁為士之祭服故尊之以為舄其說愈不可曉

蕙田案屨人注疏諸家皆議其非而亦莫能疏解簡確使人可曉其制者唯郝仲輿曰服屨禮服之屨王用赤舄象陽后用黒舄象陰繶牙底接處以小絛綴其際為飾王赤舄赤

繶象純陽也后黑舄黄繶雜象陰也絇以縧著屨頭為鼻拘束行履也王與后舄絇用青象東方帝出之生氣也青黄赤黑四者四方之正色故王與后吉屨用之白不用近凶周所勝色也素屨燕居之屨無繶絇文采之飾葛屨當暑王后皆用之鄭氏謂王吉服九舄三赤白黒后吉服六舄三玄青赤舄南北相對如繢之次屨飾西北相比如繡之次皆無

端穿鑿案郝氏之說簡易明白較諸家為勝矣

觀承案注謂言葛屨明有用皮時是反以用葛為常而皮特具偶矣不知古者行禮之服皆用皮屨故以葛屨別言之於後耳詩傳夏葛屨冬皮屨者亦特言隨時之便非以葛屨為夏時行禮之服也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

辨內外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黄

屨以下功屨次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疏上明王及后等尊者舄屨訖此明臣妻及嬪已下之屨也云命夫之命屨者以其經不云舄唯云屨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無命屨故知命屨中唯有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纁屨故云命屨纁屨而已云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者以其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與女御皆褖衣黑屨故云以下以廣之云功屨次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者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卿大夫身則功屨次命舄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為命屨功屨之中有禮衣白屨褖衣黑屨故云亦然云世婦以黑屨

為功屨者以其皆以禮衣白屨為命屨其功屨唯有禒衣黑屨也云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者以二者唯有禒衣黑屨為命屨而已云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案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中士再命上士三命已上乃受服受服則并得此屨故云再命受服者也云散屨亦謂去飾者據臣言散即上之素皆是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也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自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褘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狄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狄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黄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禒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后服六程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黄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

裳色也

蕙田案郝仲輿曰命服之屨亦赤黒二色青黄繶約功屨次于命屨文飾而攻緻散屨賤者之屨案上云命夫命婦之屨此不當云賤者之屨散屨葢不加功飾所常御之屨耳

陳氏禮書古者衣象裘色韠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玄黄青白赤黒對方者為繢次青赤赤白白黒

黑青比方者為繡次而冠禮黑屨青絇繶純白屨緇絇繶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絇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即緣也葢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爵弁韍不曰韠而曰韎韐衣不以布而以純葢皆尊祭服之故也則凡舄之飾如繢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絇青繶黑而繶純如之則繶從絇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舄三赤舄配冕服而黑絇繶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繶繶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絇繶純　后之吉服六而

舄屨各三玄舄配褘衣而黄絇繶純青舄配揄狄而
白絇繶純赤舄配闕狄而黑絇繶純黄屨配鞠衣而
白絇繶純白屨配展衣而黑絇繶純黑絇配褖衣而
青絇繶純司服言舄止于赤黑言繶止于赤黄言句
止于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葛屨而無皮屨鄭氏謂
雜互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觀弁師于王言冕之表
裏延紐而不及玉瑱言繅而不言斿于諸侯言玉瑱
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言繅斿而不及玉數言繅斿

皆就而不及采數大宗伯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禄祭有社稷而無大祇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凡此類者不可勝舉而禮皆約辭以互發之則爲屨之辨如鄭氏之說信矣然謂褘弁衣素裳白舄此不可考内司服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禄衣屨人辨内外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鄭氏謂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黄屨以下功屨次命屨于

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葢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皆再命其妻再命鞠衣則纁屨爵弁而上之屨也黃屨鞠衣之屨孤卿大夫之功屨白屨黑屨以其服皮弁冠弁故也九嬪與孤妻內子功屨亦白屨黑屨以其服展衣褖衣故也女御士妻以黑屨為命屨以其所服者唯褖衣故也詩云赤舃几几玄衮赤舃赤芾金舃周

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為之金舄者鄭氏謂金舄黄朱色也考之于禮周尚赤而灌尊黄彝纁裳赤黄馬黄朱而諸侯之芾亦黄朱鄭氏釋斯干詩曰芾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則舄用黄朱宜矣唐制以金飾屨與鄭氏之所傳者異也　繶士虞禮曰足有緣之爵謂之繶爵則繶緣也鄭司農曰赤繶黄繶以赤黄之緣為下緣鄭康成曰繶縫中紃正義曰繶者互底相接之縫綴絛于其中　絇屨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絇說文曰纑布縷

也纑繩絇也鄭釋屨人曰絇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著屨舄之頭以為行戒釋士喪禮曰綦結于跗連絇者絇在屨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也賈公彥曰絇謂屨頭以條為鼻或謂用繒一寸屈之為絇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葢絇以絲為之所以自拘戒猶幅所以自偪束也童子不絇未能戒也喪屨無絇去飾也鄭氏曰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人臣去國鞮屨不絇以喪禮處之也　純

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曰純以為口

縁　綦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約内則屨著綦莊周曰正緳繫屨鄭氏曰綦屨繫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蓋綦屬于跟後以兩端嚮前而結之特死者連約止足折也　鞮屨鞮屨以革為之周禮有鞮屨氏曲禮曰鞮屨素篾鄭氏曰鞮屨無約之菲也

又曰用屨脱屨之節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鄉飲酒禮司正請

坐于賓賓主人介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乃羞鄉射大射儀並做此　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正義曰直云賓及卿大夫說屨不云君降說屨則君說在堂上席側是以記云排闥說屨于戸內者一人而已　士虞禮曰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也　曲禮曰戸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侍坐于長者屨不止于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内則曰屨著綦屨綦繫也　玉藻曰禮已三爵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

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屨少儀曰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不跣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禮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筭爵與夫尸諟餕食之節皆不說屨而尸坐亦不說屨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于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說屨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

堂則屨不上于堂在室則屨不入于戸排闔說屨于戸内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于堂不出于室矣解屨必屏于側取屨必隠辟納屨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說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之說納皆有儀矣昔褚聲子韈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此知說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說履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屨也漢魏以後朝祭皆跣惟蕭何劍履上殿魏武亦不解履上殿

宋志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梁天監中尚書參議清廟崇嚴既絕常祀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詔可隋志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臺官詣三公至黃閤下履過閤還著履唐志元正冬至受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舄置于席升開寳通禮太廟晨祼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劒脫舄

韈左傳曰韈而登席則屨有韈矣史曰張釋之為王生結韈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韈之士則韈有繫矣梁天監閒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以絕常禮凡有禮行者應皆跣韈葢方是時有不跣韈

者故議者及之

蕙田案以上舄屨

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疏坎北方之卦朱紱南方之物處困用謙能招異方者也故曰朱紱方來也舉異方者明物無不至酒食豐盈異方歸向祭則受福故曰利用享祀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韍或作韍疏此論魯有四代韍制虞氏直以韋為韍未有異飾故畫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鄭知韍為祭服

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方氏慤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于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注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此玄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于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于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疏此一經總明韠䩨上下尊

畢之制案士冠禮玄端玄裳黄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圜殺直者前方後挫角則圜也前後方方則殺也又天子直故鄭注云目韠制也公侯前後方是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于天子也鄭注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為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注雜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别異之使殊于餘邉也其會之下紕之上兩邉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制大畧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悉識後挫角謂挫上角使

圜不令方也注云正直方之間語者正謂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故云間語

方氏慤曰韠即芾也故者蔽前一巾而已芾存此象焉以其服在衣之後故有畢之義焉芾又作韍經所謂緼韍是也又謂之韐冠禮所謂韎韐是矣若詩所謂韎韐有奭則韋弁服以之代韠而已說者以祭服曰韍朝服曰韠兵服曰韐蓋無所據至于以韋為之則一而已士言爵韋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矣然詩以赤芾謂諸侯之服者蓋諸侯之在國則朱韍以存臨下之仁在朝則赤芾以示事上之禮故也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公侯法地以事上故方于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為殺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注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疏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韠繫于革帶鄭恐繫于大帶故云凡佩繫於革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韠佩故也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黄之間色所謂韎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疏鄭以上經是玄端服之韠知此韠異于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惟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也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也韍韠皆言為蔽取蔽障

之義也案毛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黄朱黄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之前直用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是也此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縕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為赤黄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俱名縕韍不得為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葱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陳氏禮書此一命于公侯則為士而子男則大夫也再命于侯伯則為大夫而子男則為卿者也三命則侯伯之卿是也典命所載可考已見鄭注蓋亦黄間

而為緼則其色雜矣雜則賤故于士言之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于卿大夫言之以其如畢羅之可蔽則為韠以其文飾之與裳辨則謂之韍可以為祭服亦可以為朝服鄭氏謂尊祭服異其名則以韍為祭韠為朝誤矣　又曰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于方叔赤芾朱舄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韍幽衡赤韍葱衡若朝服也然主人玄端素韠于廟門之内以筮日則見

于士冠禮之初而緇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又序于士冠禮三加之際則韠不得為朝服也

陸氏佃曰韎日在昧谷縕日在暘谷之色赤則既進矣故韎韐昧也進而為縕縕進而為赤赤進而為朱詩曰朱芾斯皇有瑲葱衡則三命赤芾蓋朝會之服士一命皮弁素韠再命為爵弁韎韐若加一命是為三命服玄冕矣玄冕以上服韍所謂一命縕韍幽衡是也又加一命則服赤芾幽衡又加一命則服赤芾葱衡是為五命先儒謂三命以上皆服葱衡此讀三命赤韍葱衡之誤

禮記雜記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注會謂領上縫

也領之所用葢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疏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中韠以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襵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邉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横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各濶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條也謂五采之條置于諸縫之中韠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故謂之為會此上緣緣韠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葢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韠下畔五寸

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韠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韠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上去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

儀禮特牲饋食禮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注于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　疏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與裳同色此朝服緇韠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

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注與主人同服

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黄裳中士雜裳下士　疏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司服文引之者欲見士之齊服有一玄端而裳則異故鄭云然則玄裳以下見玄端一而裳有三也彼注云素端者亦謂札荒有所禱請服之于此經無所當而連引之耳若然士冠亦有玄端三等裳而引司服者以此特牲祭祀時彼據齊時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大夫齊祭同冠故就此祭祀引齊時冠服為證也

陳氏禮書鄭康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爾雅曰蔽膝謂之襜釋名曰韠蔽也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也是知韠之作也在衣之

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祭服之韠也葢君祭以冕服玄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玄端玄端玄裳黄裳雜裳可也故爵韠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弁而祭于公）爵弁纁裳故緼韍（緼赤黄之間色）所謂一命緼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玄冕（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鄭氏以為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鄭氏以為助祭聘王之服葢孤希冕祭于公弁

而祭于已卿大夫玄冕祭于公冠而祭于已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為物以其韍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以色則曰緼以緼質則曰韎韐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為韎韐考之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

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大師而韍以韎韐者葢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謂緼韍也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禆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

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説是也周以虞庠為小學以夏序商學為大學以商人棺槨葬長殤以夏之堲周葬中殤以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皆待卑者以質畧也然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為領而會為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玄

酒俎上生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為敬與不忘其本之說戾矣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劉熙曰韠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有韠也荀子曰共艾畢說者曰蒼白之韋是罪人有韠也及戰國連兵韍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故字或作紱徐廣車服儀制云

邪幅朱色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

幅爲内則曰偪屨著綦綦屨繫也鄭康成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益以幅帛邪纒于足故謂之邪幅邪偪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偪即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内則男子事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幅則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焉故内則婦事舅姑無偪

蕙田案以上韍韠

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革疏鞶帶謂大帶也

禮記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謂大帶也 疏天子素帶朱裏者以素為帶用朱為裏終辟辟則裨也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云終辟

陸氏佃曰辟讀如字既夕禮曰有前後裳不辟辟辟之而已若積無數

陳氏澔曰素熟絹也用朱為裏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幓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 疏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也以素為帶不以朱為裏亦用朱緣終裨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為帶不終裨但以玄

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熟帛練為帶其帶用單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裨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用緇唯裨嚮下一垂者注云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者以率非縫繞之事故讀為繂與裨繂同也知士以下皆禪者以經云士練帶率繂是縫禰之名以縫旁邊故知禪也云人君充之者充滿也人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編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裨其紐及末者大夫卑但飾其帶紐以下至于末也云士裨其末而已者士又卑但裨其一條下垂者故云裨末而已

陸氏佃曰士言練大夫言素相備也

陳氏澔曰大夫之素帶則唯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練繒也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緶緝其兩

邉故謂之綼腰及兩耳皆不緣唯緣其紳故云下辟

方氏慤曰上有而字蓋衍文無諸侯字疑脫之也帶之體用素者示其有潔白之德以約其身帶之裏用朱者示其有含陽之德藏于容下言雜帶君朱緑則兼大夫諸侯言之凡帶繚于腰者為韠垂于前者為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韠至紳皆辟也大夫垂則辟其紳而已于韠則否也士下辟則紳之下而已于上則否也自天子至于士則降殺可見矣至于以潔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故悉以素為體焉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攝之也言士如此則舉卑以見尊下言凡帶有率無箴功則知率固不止于士矣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注居士道藝處士也 疏居士錦帶者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縞為帶尚質也

陳氏禮書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民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居士即處士也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鄭氏云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

應氏鏞曰管子曰處士就閒燕則士之未仕者也然書曰越百姓里居則居士非特窮而在下者也抑士有學成德尊不屑仕而君就命之後世命隱逸之禮即所謂飾車衣錦之命民歟然士賤縞布帶乃其常耳退居而有錦帶亦衆尊而奉之歟

方氏慤曰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之亦唯其稱而已或曰縞或曰素何也所謂縞則素練而已所謂素則凡未受采者皆是也縞則生者而已素則生熟是也

前言縞冠素紕此其辯歟然合而言之皆白而已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注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于中也結約餘也結或為衿　疏并紐約用組者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

紳居二焉記者記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長三尺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方氏慤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之則不可解矣紳長制士三尺者則自要而下三尺為稱故也言士如此則亦舉卑以見尊而已有司謂府史之屬欲其便於奔走之役故特去其五寸焉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注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

疏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外邉上畔以朱朱是正是故在上也下畔以緑緑是間色故在下也華黄色也者熊氏云近人為内遠人為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為黄也黄是地色故在内也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𩏂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𩏂之内外皆用緇也

周氏諝曰于士帶言三尺則士以上皆三尺也于大夫言四寸則大夫以上皆四寸也士雖二寸再繚之亦四寸也大以形言雜以色言凡帶即所謂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率者欲其自直而已有率則有箴功而言無箴功者指其無所禆而言之

陸氏佃曰天子雜帶蓋亦朱緑而不言則用全天子之事雜非所言也以君見之而已雜帶猶言雜佩雜裳冠禮云玄裳黄裳雜裳是也雜裳先儒謂前玄後黄素帶即大帶也言素以于雜帶為素言大以于雜

帶為大然則素帶冕服之帶雜帶爵弁皮弁玄端之帶知然者以爵弁服緇帶皮弁服緇帶玄端緇帶知之也綠木之間華土之間先儒謂五間綠紅碧紫騮黃蓋所謂騮黃騂騮也據此大帶四寸雜帶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也士緇辟二寸

方氏慤曰言大夫帶四寸則亦舉早以見尊也不言士則以獨二寸故也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為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為采矣大夫以玄則失之太質故又為之華藻焉士緇辟二寸則半大夫之制故也再繚四寸者再繞于要則合為四寸矣此所以半大夫之制歟凡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也然帶之有辟亦用箴矣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

蕙田案無箴功謂無刺繡之功即所謂素帶

是也方氏說非

深衣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 注當骨緩急難為中也 疏此深衣帶下于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

吕氏大臨曰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詩曹風鳲鳩其帶伊絲 注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也

小雅都人士垂帶而厲 傳厲帶之垂者 箋而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

厲字當作裂　傳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絶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必帶之垂者　箋正義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内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縁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玄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縁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

何氏楷曰帶大帶也小爾雅云帶之垂者謂之厲左傳所謂鞶厲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季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履之有危厲之意焉案禮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注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鞶厲游纓　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

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　疏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工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云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元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縏袠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袠書之物為袠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縏為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是知鞶即是紳帶為得其實

昭公十一年左氏傳叔向曰衣有襘帶有結注襘領會結帶結也

國語魯語卿之內子為大帶

大戴禮五帝德黄帝黼黻衣大帶黼裳

爾雅釋䄆緌綏也

釋名帶蔕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蔕也

陳氏禮書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楊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

以男鞶革為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緑大夫元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

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以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元華蓋素得于自然練成于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禮記公襲朱綠帶聘禮問諸侯朱綠繅皆取正色元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知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于大夫言帶廣四寸則

其上可知而士不爲四寸也于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于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繂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叔向曰衣有襘帶有結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韠蓋亦二尺五寸𦆀古者于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書云華蟲華玉于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黄以凡帶爲有司

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襌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隋志曰乘輿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王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正三品已上帶紕其垂外以玄内以黄紐約皆用青組唐開元禮義羅曰大帶三品已上青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五品已下紕其垂外以玄内以黄紐約皆用青組六品已下練帶

紕其垂内外以緇約用青組其制多襲鄭氏之說内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韐帶搢笏鄭氏曰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笏搢于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于革帶笏搢于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鞮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于袪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鉤䚢（丑列）阮諶云䚢

螳蜋鉤以相拘帶謂之鉤𧣾唐以玉為鉤𧣾與古異矣然革帶用于吉而已荀卿曰搢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裘色韠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韠同色與

蕙田案以上帶

周禮天官玉府共王之佩玉注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　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　疏佩玉者王之所帶者謂佩于革帶之上者也所佩白玉謂衡璜琚瑀元組綬者用元組絛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引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

上有葱衡者衡横也謂葱玉為横梁下有雙璜衡牙者謂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于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衡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别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于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于琚瑀之内角斜繫于衡之兩頭于組末繫于璜云蠙珠以納其間者蠙蜂也珠出于蜂故言蠙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于其間故云以納其間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 注右徵角左宫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宫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疏玉聲所中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宫羽之聲樂記角為民徵為事右厢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宫為君羽為物今宫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静而無為物宜積聚故在于左所以逸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注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至應門謂之趨齊當為楚薺之薺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于前也揚之謂小仰見于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疏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于此趨時歌采薺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于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也見于前者謂佩嚮前垂而見之見于後者謂佩

鸞後垂而見也鸞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

陳氏禮書書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自其出言之也則黃鐘之鐘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則蕤賓之鐘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鐘而陰鐘應之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鐘而陽鐘應之則止而

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之以

動則無廢功

方氏慤曰古者君子以見佩之所設其所由來尚矣佩上有一瑀下有二璜瑀奇天道也璜耦地道也上有三珩中有一琚瑀又謂之衡衡云以為平也珩又謂之衡衡行也人行亦行耳則佩之設也豈苟然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葢佩所

以為行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知行而不知止則動或生悔知止而不知行則靜或失時以處靜必知動故右之聲而中徵角之陽以即動必知靜故左之聲而中宮羽之陰焉先右而後左者禮以右為尊故也至於言結佩設佩則先左而後右者德尊而事卑故也此所以為德佩事佩之辨而五聲之中獨無商者則與周官言宮之樂無商義同葢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溫樂之享神也而懷神

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肅非所以為溫故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所以為柔故也齊周官作薺當以周官為正采薺蓋逸詩肆夏即九夏之一也周還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圜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中規仁也中矩義也君子雖行步而不忘仁義焉玉鏘然而鳴則右中徵角左中宮羽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者是矣

夫環佩以玉為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為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環佩入而在内之節也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君子存心以仁為本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為先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焉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走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横走如曲

尺相似其横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于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于君則結佩亦結左 疏君在不佩玉者謂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之示已無德也左結佩者佩亦玉佩既不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其綬不使鳴也賀云事佩綬旦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是木燧大觿之屬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

陳氏禮書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竒右陰而耦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强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觽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也此經鄭氏以為世子之禮是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是與世子之禮異也

馬氏晞孟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佩也君佩尊是以左右皆以玉臣佩卑是故左以德右以事

輔氏廣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畧故言設佩朝戒其教故言結佩無非教也

應氏鏞曰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去佩遂以此為世子之事然尋上下文義皆無世子之文

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　疏綪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

陳氏禮書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儀禮之陳服器有

順有諍順則直諍則屈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凡謂天子以至士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　疏佩玉有衝牙者凡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于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為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

方氏慤曰帶以約身玉以比德約身必以德故帶必有佩玉有衝牙者以往來於兩璜之間相衝焉故謂之衝牙牙言其體也衝言其用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

注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緼赤黃

疏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也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云純當為緇鄭以經云玄組朱組者是色則純亦是色也故讀純為緇

方氏慤曰組與前所謂纓之組同組以言其質玄以言其色綬以言其用也緼與緼韍之緼同君以無為

而體道道道則純故色以純者君也臣以有為而用事事則雜故色以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雖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此非隆殺之辨歟

蔡氏德晉曰詩國風青青子佩毛傳云士佩瓀玟而青組綬與此不同疑此言已仕之士彼言未仕之士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疏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以綦組為綬也五寸法五行也

一命幽衡再命幽衡三命葱衡注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詩王風丘中貽我佩玖疏玖佩玉之名

鄭風雞鳴雜佩以贈之

朱注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蛛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鋭曰衡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壁而内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

兩端下交貫於瑀而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秦風渭陽瓊瑰玉佩 疏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佩玉之制諸侯以下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

小雅采芑有蒼蔥衡

大東鞙鞙佩璲 注佩璲者以瑞玉為佩

禮記經解行步則有環佩之聲 注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

春秋定公五年左氏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注璵璠美玉君所佩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疏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是君臣步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為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哀公十三年左氏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

國語晉語公子夷吾私于公子縶曰黃金四十鎰白璧

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

楚語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大戴禮佩傅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衝在中牙在傍玭亦作蠙納于衡璜之間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

三才圖會上横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于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陳氏禮書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中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或屈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

以中其德居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旋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為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為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異故天子佩白玉公侯

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盖玉之貴者莫如白晋以白珩賂秦而楚寶白珩以聞於晋則白玉之貴可知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静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瓀或作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衡亦作珩韋昭曰珩似磬而小詩曰有蒼葱衡晋語曰白玉之衡六雙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大戴禮曰上有雙衡玉藻曰一命幽衡

再命幽衡三命葱衡韋昭曰珩似磬而小孔穎達曰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衝牙觿晉語大戴禮皆有雙珩則珩雙設矣珩貴白而賤幽綬貴玄而賤素方叔非止三命而佩葱衡者孔穎達曰玉藻累一命而上于三命自三命以至九命皆葱衡也以理或然何則方叔所乘者路車所服者朱芾則所佩者豈特三命之衡哉爾雅曰青謂之葱　褑爾雅曰衿謂之袸佩衿謂

之襏則衿衣之小帶也襏佩之衿也鄭氏謂凡佩繫於革帶則繫於革帶者襏也　璜肉倍好謂之璧半璧謂之璜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佩璜大戴禮曰下有雙璜璜居前後而牙衝之然後有宮角徵羽之音

衝牙玉藻曰佩玉有衝牙鄭氏謂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兩端之璜然璜非牙也當從鄭說　琚瑀說文曰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瑀玟石次玉也考之於詩曰報之以瓊琚

又曰佩玉璆琚大戴禮曰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毛氏詩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則居中央而瑀為之也纂要曰琚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此不可考禮記曰行步有環佩之聲又孔子佩象環衡南子環佩璆然曾昭公賜仲環而佩之昭四年漢制綖綬之間得施玉環鐍缺環曰鐍葢古者佩玉有環矣組綬天子玄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緼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

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玉而縕組綬鄭氏曰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純當為緇詩曰青青子佩毛氏曰士佩瓀玟玉而青組綬爾雅曰璲瑞也繸綬也漢志曰縌者佩繸也然則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之璲以其貫璲玉也謂之縌以其貫玉相迎也其飾天子玄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縕玄者道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之雜赤黃者事之雜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鄭氏以大夫純綬為緇綬毛氏以青為

士佩豈具所傳者異歟禮紳韠結三齊特佩綬之長無所經見漢制貴者縌長三尺二寸卑者縌長三尺古者之佩盖亦類此然秦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天子黄赤綬四采黄赤紺縹淳黄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黄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緑綬三采緑紫紺淳緑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

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丈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唐制天子白玉雙

佩黒組大雙綬黒質黒黄赤白縹緑為純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尺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綬而首半之皇太子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赤白縹紺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綬羣臣一品衮冕山玄玉佩緑綟綬緑質緑紫黄赤色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二品鷩冕佩水蒼玉紫綬紫質紫黄赤為純長

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八十首三品毳冕紫綬如二品自三品以下皆青綬青質青白紅為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百四十首五品玄冕黑綬紺質青紺為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進賢冠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遠游冠纁朱綬朱質赤黃縹紺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然大綬之飾於古無有特後世之制也　玭珠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大戴禮曰玭珠以納其間韓詩傳亦

曰蠙珠以納其間蠙者蚌也玭即蠙也然荀卿賦曰璇玉瑤珠弗知佩也謂之瑤珠則以玉為珠非蚌珠也謂之蠙珠葢其狀若蚌珠然 績結（結又屈之）玉藻曰齊則結績佩鄭氏曰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葢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况敢聽樂乎儀禮陳服器有順有綪順則直綪則屈故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績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績士虞禮

曰器西南上綪既夕禮乃奠豆南上綪俎二南上不綪鄭氏曰綪讀為䋫䋫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為䋫

蔥田棨以上佩

右舄屨韍鞞帶佩

五禮通考卷六十八